

间谍 克洛斯

J-32 (上)
——罗塞咖啡馆

〔波〕 A·兹贝赫 著

崔 夕 阳 译

间谍克洛斯 J-32 (上)

——罗塞咖啡馆

(波) A·兹贝赫著

崔 夕 阳 译

马 陵 君 校

军 事 译 文 出 版 社

一九八八年一月

间谍克洛斯 J—32 (上)

—— 罗塞咖啡馆

(波) A·兹贝赫著

崔 夕 阳 译

马 陵 君 校

•

军事译文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安外黄寺大街乙1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市昌平环球科技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毫米 1/32 印张3²/₄, 字数71,000

1988年1月第1版 1988年1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 10319·28 定价: 0.95元

ISBN7-80027-005-X/1·1

出版说明

《间谍克洛斯J—32》系三卷系列情报小说。描述波兰侦察员雅涅克冒名顶替打入德军情报局进行情报工作的英雄事迹。书中叙述了深入虎穴进行扣人心弦、惊心动魄、绝路逢生的斗争。此书已改拍成多集电视剧，深受广大观众欢迎。上卷名为《罗塞咖啡馆》，由《绝路逢生》等两章节组成。《罗塞咖啡馆》讲述克洛斯受德军情报局之命来到土耳其调查德国驻土耳其使馆人员向敌方提供情报一事。在联系人咖啡馆年轻女老板被害情况下，几经周折，最终保护了好人，惩罚了德国法西斯分子之激烈斗争的情节。

6

目 录

绝路逢生.....	(1)
罗塞咖啡馆.....	(51)

绝 路 逢 生

(一)

一只灰兔夹紧耳朵，拼命向密林深处逃奔，但晚了一步，枪声响了。它在原地转了一圈，应声倒地。

奥别尔斯特·格尔别尔特·赖纳尔背起猎枪，大模大样地举起了单筒望远镜向远方看去。

“第六只。”他不无得意地想着，慢慢地向死兔走去。埃德温·翁索夫斯基公爵挥手轻轻一挡阻止了他。

“上校先生，家人们会把它抬走的。”

这时，吉伯留斯从灌木丛后探出头来，他自远处向他们挥了挥手，喊道：“我们的格尔别尔特总是这么眼准手狠！”

他身着长长的皮大衣，体态臃肿，宽肩高耸，简直像头熊。他蹒跚而行，仿佛害怕在深及双膝的雪中失去平衡。

翁索夫斯基暗自思忖：“这个丑八怪，简直像马戏团里会跳舞的狗熊。”

“上校先生，今天您是猎中之王。”他大声喊道：“可是我们可快冻僵了，累极了。”

“亲爱的表兄，今天您可是主人，但愿您对如此亲昵的称呼不介意，”赖纳尔又冲着吉伯留斯说道：“这事我好像对您讲过，马克斯。”吉伯留斯刚刚从雪堆中爬出来，跺着脚打扫靴上的雪。

“怎么，我们同翁索夫斯基攀上亲了？”

翁索夫斯基鞠躬道：“噢！上校先生，您真使我不胜荣幸之至。”

吉伯留斯笑着回答：“说过，不止一次地说过。”然后对翁索夫斯基补了一句，“时间太晚了，我都闻到了您家令人垂涎的毕考斯^①味了。”

翁索夫斯基向站在雪橇旁的众人挥了挥手，随即响起了收猎的号声，迟到的猎人从灌木丛后三三两两地走了出来。

“各位先生，请大家上雪橇吧！”翁索夫斯基伸手相让，“我骑马先行一步，看看家里人是不是把毕考斯烤干了。”

翁索夫斯基敏捷地跨上马背。别看他年逾五十，但当年骑兵的敏捷、数次国际比赛获胜者的轻盈仍然依稀可见。他向同伴们挥了挥手，用靴跟刺了一下枣红马，直插树林飞驰而去。他想先于他人到家，其原因与其说是耽心烤焦了毕考斯，倒不如说是因为一位客人的来访。

在狩猎屋前，翁索夫斯基轻轻下鞍，拍了拍汗气腾腾的马臀，把它栓定。在挂满猎物的大厅里，与翁索夫斯基公爵约好接头的年轻人已坐在那里。

原总参谋部二处《西方》文摘负责工作人员鲁亭斯基少校以侍仆弗兰季谢克·日列勃柯之名，已隐匿两年。他是该处工作人员翁索夫斯基大尉多年的老上级。他为年轻的德军中尉点燃了烟。

“公爵，有些人的日子过得满不错嘛！”克洛斯迎着翁索夫斯基站起身来。

“您这是说我吗？”翁索夫斯基握着他的手问道。随即

注①：毕考斯是用猪肉炖的酸菜。

嘱咐道：“您得赶快离开，再过几分钟他们就到了。”

克洛斯答道：“没关系，我到这里有公事在身，我要护送您的一位客人。”说着，他从公文包里抽出一个信封，递给了翁索夫斯基。

“这是您要的钱。这次苏赞娜大婶出手还算大方。”

“我也有些东西给您，”翁索夫斯基递给他一些希特勒大本营的照片，说道：“我想，这会使休赞娜大婶大喜过望的。您可以把它带走。”

克洛斯打了声口哨，问道：“您不知道‘狼六’，也就是我们尊敬的元首官邸的情况吗？”

“等一等……”翁索夫斯基刚要开口，就听到了近处传来的马铃薯声，随后则是马打喷嚏声、众人喧哗及跺脚声。

“最好是明天在老地方见。”

“请把所有东西妥善藏好。危险尚在，不可大意。”克洛斯嘱咐着。

“请放心，到这儿来的人都是找伏特加的，而这玩艺儿我这里是要多少有多少。”

弗兰季谢克奔向客人，帮他们脱掉套在军大衣上的羊皮袄。克洛斯一眼看到了赖纳尔，随即正规地脚跟一碰，把一文件夹呈了上去。

赖纳尔读完克洛斯带来的命令后，不满地嘟哝着：“朋友们！我真倒霉。对您，亲爱的表兄，我特别不安，但命令就是命令，没有办法……”

吉伯留斯悄声问道：“是将军的命令吗？”

“不是，你简直拿这个老糊涂没办法。”

赖纳尔继续说道：“朋友们，求求您们对此不要介意，您们是知道的，我的上司总是在您最不情愿的时候让您上

班。工作就是工作。”

“真扫兴。”翁索夫斯基不满地抱怨着，并向赖纳尔伸出双臂，好象是要拥抱他。

“我明白命令的含义，当年我本人也曾任在弗朗茨——约瑟夫陛下的部队服过役。对了，与您的上司贝林格将军恰恰在一个团。请您在方便的时候向他转答我的问候及最美好的祝愿。但愿他还记得我。”

“那当然。他总是怀着极大的热忱回忆起您。”接着转向克洛斯，“克洛斯，咱们走吧，否则公爵先生催人涎下的毕考斯味道就闻不到了。让我们告别时喝上一杯。”说着推开了餐室的房门。

摆在桌上的是一碗接一碗的毕考斯及各式各样的冷盘菜肴，军旅生活四年未见此丰盛佳肴的两位军官不禁露出惊喜之色。

“就这样吧，奥别尔斯特先生，下次打猎时再见。”翁索夫斯基说道：“猎季才刚刚开始，来日方长。”

吉伯留斯笑了一下，“在这个讨厌的国家里，我们连猎兔子的时间都没有，因为我们在忙于杀人！”他为自己语锋的犀利满意得大笑起来。

克劳斯走到门口，回首一望，发现翁索夫斯基正挽着连党卫军私下都称之为“小鬼马克思”的吉伯留斯，客气地带他进了餐室。翁索夫斯基对身兼保安处处长及州警察局局长的这一亲昵举止，克洛斯丝毫不感到奇怪，因他知道翁索夫斯基是吉伯留斯的老相识。

坐进少校暖烘烘的《奔驰》车里，克洛斯感到懒洋洋地想昏昏欲睡。赖纳尔坐在后排座上，合着发动机声音的节拍打着吨，但他一言不发，对此克洛斯觉得有些意外。此时，

原二处工作人员，现已参加代号为《万达》小组的翁索夫斯基的形象萦绕脑际，克洛斯本人也是这一小组的成员。克洛斯一边克制着睡意一边想着：“是位满不错的演员，不过有趣的是，他真是公爵吗？”他万万没有料到，这位被他认为满不错的演员将在他的生活中扮演着最棒的主角，而克洛斯本人在这场战斗中将担负导演的重任。

(二)

雪在两名战士的靴子下咯吱咯吱地响着。他们的任务是守卫一个小车站及距翁索夫斯基狩猎房不远的十公里长的路段。当兵的咒骂着自己的指挥官麻脸上等兵，大冷天派他们执勤。但他们既不是幼稚的傻瓜，也不是盲目从命的小青年。他们很清楚，在这段铁路上执勤并不安全，因为时刻都有可能遭到藏身灌木丛后的游击队的袭击。

他俩不约而同地从路基上拐下来，朝一公里外的村子走去。当兵的心里明白，这种漫步比起在铁路上巡逻来危险小，实惠大，反正靠他们二人保护这段铁路的安全也是力不从心的。

被枪托击门声惊醒的村民们被迫将私藏的猪肉及其它食品拿出来款待这两位大兵，面对这些手无寸铁的驯服村民，当兵的粗鲁地喊：“快！快！”坦率地说，这是一种报复心理的发泄，因为他们此时此刻不能躺在暖乎乎的被窝里睡觉，而被迫在异国他乡覆冰踏雪。当兵的在背后肆无忌惮地嘲讽着麻脸上等兵，直说得口干舌燥。而那位上等兵因害怕去那个同样不友好、而且天气更冷的前线作战，随时都可以给两名战士打小报告。

“明天，我给我的格列琴寄个邮包去，”一个战士说道，“邮上点猪肉和长筒袜。”另一位战士打断了他的话，“你怎么忘了，咱们的上等兵还需要一支鹅！”

“这个混蛋！只好给他留点面子。”

“嘘！听到了吗？有音乐声……”

不一会儿，两名战士发现了一间房子还亮着灯，从那里传出了喧闹声。他们咯噔咯噔地拾级而上，来到房子的外廊上。但奇怪的是，屋内的人对他们的敲门毫无反应。于是矮个子士兵跑步撞开了门，几乎是飞进了房内。衣架上挂着的军官军大衣及缀有党卫军军官帽徽的帽子本应使他清醒过来，但因遭到冷遇的士兵发了狂，他一直冲向里间房门，笑声和音乐正是从那里传出来的。矮个子士兵猛地敞开了房门随即喊道：“静一下！”话音未落，突然却噤若寒蝉，说不出话来。

另一名战士还在前厅，他还不知道自己的同伴出了什么事，大声命令道：“档上窗子！”说完跨过了门槛，也哑然失声地呆住了。

吉伯留斯摇摇晃晃地站起来，朝战士们走来。见此情景，第一个进屋的士兵嗫嚅着说：“保安处长 先生，我不知道是您……”

“闭嘴！”吉伯留斯喊道，“我不准你们讲话！记住，我在哪里，你们就要服从我的命令。”

战士们吓得倒退而行。吉伯留斯吼道：“谁让你们高升了？我要把你们打发到前线作战去。”他激动得几乎喘不上气来。

这时，翁索夫斯基打着圆场说：“但是，亲爱的吉伯留斯，这些士兵的动机还是好的嘛，德国士兵把忠于职守当作

己任，这很好嘛！都怪我因很少到这里来，因此未嘱咐他们挡上窗户。”他转向侍仆命令道，“弗兰季谢克，盯着点儿，免得下次……”

“遵命，公爵先生。”

吉伯留斯大喊道：“现在你们滚吧！”

翁索夫斯基这时补了一句“等一下。”两个当兵的满肚子狐疑地又停住了脚步。

公爵对侍仆交待说：“带小伙子们到厨房去，给他们拿些吃的，让他们喝点伏特加暖暖身子，并为保安处长吉伯留斯先生的健康干杯。”

“亲爱的翁索夫斯基，我算服了您，您算把我缴了械。”随即大臂一挥，对战士们吼道：“去吧！以后再也别为这一幢房子的灯火操心费神了，也不准再来打搅我的朋友翁索夫斯基。笨蛋们，你们知道吗，我现在才弄清，一九一一年我和公爵在慕尼黑住的是同一条街，在同一所饭店用餐，连妓院去的都是同一家。但我俩当时却互不相识。”他醉醺醺地做了一个想拥抱翁索夫斯基的动作。

军官们都站了起来，举起酒杯，吉伯留斯顺手抓起一只水杯，倒满了酒，大臂一摆朝翁索夫斯基的杯子碰去。这时，一位年轻的军官唱起了学生会会员之歌，吉伯留斯则将粗笨的身子倚在翁索夫斯基的肩上。

“朋友们，”保安处长含糊不清地说，“我好象喝多了点。”而后转过身问翁索夫斯基：“您的洗手间在哪？”

吉伯留斯踉踉跄跄地向所指方向走去。进了洗澡间就拧开龙头，把头伸到下面，大水冲脸而下，他用双手掬水向面颊上泼撒着。而后原地伸手取下毛巾，但突然脚下一滑，跌倒在地。这时困意突袭而来，简直是不可遏止。他几乎熟睡

过去，但龙头的滴水却使他不得安宁。他一边驱赶着睡意，一边用眼睛搜索着双手可抓的地方，结果发现了洗脸池子可做支撑点。于是，他抓住了池子边，但手下一滑又摔倒在地。这时，洗手池在他体重强压之下离开了墙壁，露出了一个壁洞。

起初，吉伯留斯以为这个壁洞是某些幻觉之物出其不意地轻盈而至，当他用手击脸，彻底驱散了醉意，再往壁洞方向看时，壁洞依然还在。他还有些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于是把手伸了进去，结果触到了一件东西，掏出一看，原来是包得整齐有致的一包面值为一百美元的钞票。

吉伯留斯再次把手伸进壁洞，从里面取出一盒香烟。盒子是开封的，但里面的香烟却被细细的胶卷筒所代替。见此情景，吉伯留斯顿时清醒过来。他坐在澡盆边思索片刻，细心地打量着钞票和烟盒，然后把这些东西又放回原处，把洗手池托回了原位。没想到，池子复位时非常省劲。

马克斯·吉伯留斯对镜中的自己说道：“今天的猎王不是赖纳尔，而是我吉伯留斯。”一双不大但确实是清醒的双眼在镜中诡谲地滚动着。

餐室里空无一人，这对吉伯留斯可说是正中下怀。他走到悬在墙上旧式的电话前，对话务员吩咐马上接华沙。话务员很快地为他接通了电话。

“请派六名卫兵来！”吉伯留斯不做任何解释地命令道。说完就挂上了电话。

公爵的客人已准备离开，他们顺序走到翁索夫斯基跟前握手告别，而主人则笑容可掬地对每一位客人的光临表示感谢。

吉伯留斯坐在壁炉旁的沙发里，伸出双腿，嚼着生雪茄。

“保安处处长先生，您还不走吗？”一位孱弱的工兵上校对他说，他的长脖子皱纹纵横，如同退了毛的火鸡，上面悬挂着一枚铁十字勋章。

吉伯留斯匆忙中扯了个谎：“我车子的马达出了点毛病。”空军少校则指出，“我们很高兴送您一程。”

“多谢了，我已打了电话，让再派台车来接我。如果主人允许的话，我再等一等。”

公爵见状说：“吉伯留斯先生，如果您感觉合适，当然可以。”

“我的自我感觉异常的好，好久没有这样好过了。”

翁索夫斯基更正说：“我的意思是给您开一间客房，弗兰季谢克把屋子烧得很热，您在那里美美地睡上一觉，明早再高高兴兴地上路，树林中的良晨雪景别有风趣呀。”

吉伯留斯同意了，“那好吧，翁索夫斯基先生，不过我不能在弗兰季谢克烧暖的舒适房间里熟睡，我还得工作。”

窗外，马达声突突地响着，汽车一辆接一辆地相继离去。吉伯留斯舒服地坐在扶手椅上，悠然自得地吸着用壁炉里火炭点燃的雪茄。

“吉伯留斯先生，您可真了不起！”翁索夫斯基缓了口气坐到对面扶手椅上说，“劳累了一天，您还想着工作吗？但我相信您。虽然半小时前，就是砍了我的头，我也不信您会不去睡觉。这就是真正德国人的特性——工作高于一切。如果我的同胞们都能照此仿效，那么历史会对他们客气得多了。可有什么办法，我们太热衷于耍咀皮子，只会说，不会做……”

“可是你们也喜欢吃一点，喝一点。我喜欢这样。”

“对了，是不是再喝一点甜酒？这是弗兰季谢克按他妈

妈的配方调制的。他妈妈曾在我母亲冯·埃克中托夫公爵夫人的庄园里当过管家。”

“很高兴能品尝这种独家特酿。”

弗兰季谢克好象是就等着这句话似的，他已托盘在手，盘上摆着一只盛满酷似红宝石似的液体的水晶罐，旁边放着两只杯子。

吉伯留斯举杯，“翁索夫斯基先生，为您的健康干杯！”他津津有味地品尝着，赞赏地咂了一下咀说：“原来您是通过您母亲冯·埃克中托夫公爵夫人与赖纳尔联的亲？”

翁索夫斯基回答：“如果您想了解确切一点的话，那么赖纳尔上校完全是出于客气而称我为表兄的。实际上，我只不过是个远亲而已。”

“但是您的血管里也流着德国人的血啊！只是不知道有多少？”

“恰恰是能获得德国军官尊敬和信任的那个数量。如果不是世界大战中注定的结局，说不准我还和他们同在一个团服役呢。我记得，远在一九一二年——一九一三年，许多有识的军官就考虑过将所有德国人臣服于一个皇帝之下。”

“只有我们的元首成功地把我们同行的理想变成了现实。虽然您只能算做半个德国人。”

“我耽心，我只能算百分之四十九的德国人，”翁索夫斯基打断了他的话，“因为今天我的血管里至少有百分之一的酒精。吉伯留斯先生，对不起，我打断了您的高论。”

“翁索夫斯基，这简直是蠢话。这个事我们以后还会谈及的，眼下需要与您谈点正事。”

汽车马达的轰鸣声愈来愈近。

“噢！到底来了，”吉伯留斯说道，“再过一分钟，公

爵先生，您就会失掉耐心的。”说罢，他使劲儿地抓住了翁索夫斯基的手。

这时，党卫军军官阿道夫·列克塞抖着雪进了屋。几分钟前如此谦恭温和的吉伯留斯顿时翻了脸，他解开枪套，掏出手枪。

“现在，亲爱的翁索夫斯基，请随我到您的洗澡间去看看。列克塞，你也去！你会看到一些非常有趣的东西。”

值得庆幸的是，吉伯留斯未发现从厨房走出来的弗兰季谢克，他已及时地躲到楼梯角的黑暗处。

吉伯留斯像杂技团的魔术大师，慢慢地接近洗手池，并用平稳的动作将它搬开。

“翁索夫斯基，您感到奇怪吗？”

“什么！是个密洞？”公爵戴上夹鼻眼镜，惊奇而又仿佛不相信自己似地向前凑了凑。

“您好象是什么也不知情？”

“这座狩猎房我很少光顾，我长住华沙，而老房子总是有些有趣的秘密。”

吉伯留斯笑了一下，“当然，当然，特别是如果在这些美钞上标有印刷年代是一九三八、一九三九年，甚至一九四〇年时更是这样，”说着，他把钞票递到翁索夫斯基眼前。

“噢！这所被人很少问津的旧狩猎房竟有这样的秘密！……”吉伯留斯从香烟盒里把数枚微型胶卷小筒倒在桌上。

“翁索夫斯基，这是事实吧？”

翁索夫斯基一边吸着雪茄，一边答道：“看起来，钱还不少呢。”

这时吉伯留斯已经不再绕弯子，厉声命令道：“把他带

走！”他咆哮着，用力把翁索夫斯基推给站在洗澡间门旁的列克塞。

“真是种答谢主人款待的奇怪方式，”翁索夫斯基弹掉皮夹克翻领上的烟灰。接着问道：“我想把自己的皮袄带上，总是可以的吧？”

“闭咀！我还会报答你的，冯·埃克申托夫老太太也帮不上你的忙。”

翁索夫斯基说：“当然，不过您不给我机会及时地向您解释。这间洗澡间是仆人用的，我的那间在楼上。”

这时，列克塞突然想起了侍仆，他掏出枪，急奔厨房扑去。可是过了一分钟，他又回到了原处。敞开的窗户说明了一切。

“让他跑了，”列克塞说，“而且就是刚才的事。”

翁索夫斯基见机说：“看来，就是这个弗兰季谢克搞的鬼，简直令人难以相信。他这一跑，事情的原因也就清楚了。吉伯留斯先生，家里出了这么个人，真是……”

“不要说了！”吉伯留斯傲慢地叫着。“到了华沙，一切都会真相大白的。”说完，看也不看一眼翁索夫斯基，径自向门口走去。

守卫铁路的那两名士兵满载而归，离开狩猎房已走出很远。矮个子指着狩猎房昏暗的灯光说：“霍尔斯特，你看，当官的都是一个鼻孔出气，别看成了公爵，说不定还是个波兰佬呢。”

但高个子没有迎合他的话，他正忙于制服手中的鹅，它扑打着翅膀，想从士兵冻僵的手中挣脱出来。